

报

1985

告

文

学

选

BAOGAO
WENXUE
XUAN

1985年报告文学选

周明 刘茵 龚玉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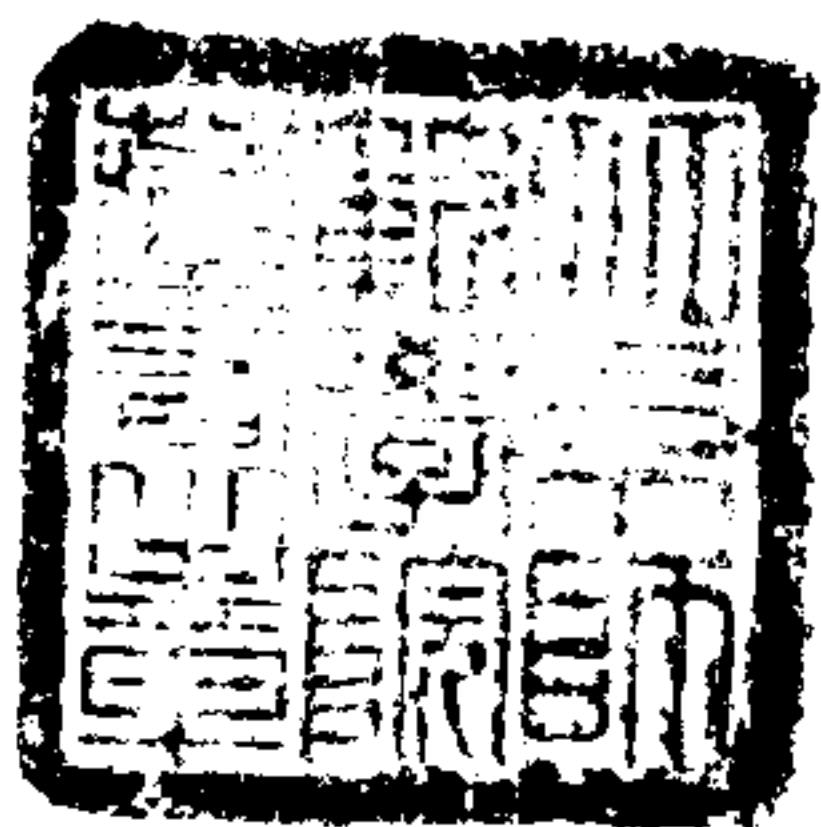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762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097620

封面设计：徐中益
责任编辑：杨匡满 龚 玉

一九八五年报告文学选

1985 Nian Bao Gao Wen Xue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1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4}$ 插页 2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书号 10019·4029 定价 2.70 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及时介绍我国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成果，汇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便于广大读者的阅读和欣赏，我们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从1985年起，将每年编辑出版报告文学选。

在编选中，我们力求入选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力求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将酌情收入。所选作品，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这本《1985年报告文学选》，收入作品14篇。由于篇幅所限，已经出了单行本的有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如鲁光的《中国男子汉》（《中国作家》1985年1期）、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解放军文艺》1985年5期），不再选入；没有出过单行本的，采取节选方式。

因为征求意见的范围和编辑水平有限，选本很可能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作者和有关方面提出批评建议，以利于我们今后的编选工作。

编 者

1986年4月

目 录

孤雁离失记	刘宾雁 舒 立 (1)
一个女人的脚印	纪 宇 (34)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余开国 卢晓渤 (57)
将军的泪	
——谨以此纪念在抗日战争	
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刘亚洲 (87)
全方位跃动	
——系列报告文学《挑战与机会》之二	陈祖芬 (100)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所国心 董 滨 (126)
思乡曲	
——马思聪传	叶永烈 (187)
南极六十七天	陈可雄 (248)
倾斜的足球场	
——5·19之夜	理 由 (289)
引力	孟晓云 (311)
记住南疆 记住南疆	陈晓轩 邓 捷 (321)
人生环形道	蒋 巍 (336)
知识的罪与罚	郭慎娟 (375)
壮士一去不复返	戴善奎 (432)

孤雁离失记

刘宾雁 舒 立

第一章

1984年9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干事打开监狱的门,叫了一声:“刘永江,你出来!”我来到所部,见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同志站起来跟我握手,说:“我是《工人日报》记者。他是位电视剧编导。我们专程为你的案子来,想先找你谈谈。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已命令释放你出去……”回监狱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总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犯人们都说:“不是做梦,是党的阳光照进了监狱。刘师傅,你终于重见光明了!”

下午六时,两位同志又亲自接我出监,用小车送我回到家中,还送我家很多东西,直感动得我一家上自八旬老母,下到小儿不知说什么好。我在正中默默念道:“感谢英明的党,感谢好人啊!……”

这个四十五岁、身材瘦长的汉子,此刻用一双大手捂住他形容枯槁的脸,大颗泪珠从他深陷的眼窝中流淌出来……

天生丽质难自弃

这是一双不平凡的手,三十四年来不知有多少金属和非金属经过这双手变成急需的工具、部件以至一台又一台机器,其中许多是前所未见的。刘永江为一个又一个工厂解除了生产危机,挽回了一起又一起社会财富的损失,使人们转忧为喜,向他

投过感激和惊羡的眼光……

按照先天的安排，刘永江应该是个天才的工程师或发明家。但他只上了两年小学，十二岁上就不得不去劳动，养活贫病交加的双亲了。中国有多少人物，在这个生活的岔道上埋葬了自己的才能！刘永江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技术的天生的兴趣，总是和他对于人的感情混和在一起，形成创造冲动的；在他善良的心里，那感情又总是不见衰退。十二岁那一年，在柏溪镇那间低矮的锻工棚里，他开始有生以来第一个技术构思的时候，就是从对人的同情开始的：见过路的老乡们常在躬着背吭哧吭哧地磨刀，小学徒就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琢磨开来了：“能不能省点力呢？”他一连十几天鼓捣到深夜，利用他并未学过的偏心轮原理创制出一种脚踏式磨刀机。人只须踩几下，刀就磨好了。

他当然得不到任何报酬。仍然是师傅每月拿三斗米，刘永江每月三升米。但老乡们的笑容和他对自己创造力量的发现，就足以使他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磨刀机喇喇的响声，就给他的一生定下了音。

接下来是参军，当汽车驾驶员。复员后在四川和云南的几家工厂做工。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勤学苦钻，练就了车、钳、刨、铣、焊和汽车修理技术，学会了机械设计和制图。在走过的每一处，他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不是突破了什么技术难关，就是填补了什么空白……

也不是没有不祥的信号，可惜他全没有理会。

1974年，屏山县工业局的易书记慕名而来，请刘永江去帮助建一个小厂安置待业青年。资金很可怜，只有两千元，却要造全厂的设备。刘永江一听是安置知青的，就爽快地答应了。

易书记很受感动，觉得应该有以相报，便许诺说：“搞成了，我想法把你老婆和娃娃的户口转到县里来。你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让你为家里的事分心。”

这是十年前的往事了。刘永江家属的安置问题，第一次被提上日程。那时，妻子刚刚在宜宾生下第四个孩子。刘永江心疼妻子，把二娃和三娃这两个调皮的男孩子放在自己身边，爷仨每天靠两分钱咸菜度日。上工时候，他就把两个娃儿拴在车间的柱子上。

这一回，刘永江照例又是自己设计、制图和加工制造，一个月以后，十一台自动象棋制造机就交货了。这个县几十名知识青年有了生活出路。易书记也未食言。他先把刘永江的妻子李天蓉安排到农机厂当临时工，再办一家人的户口。各方面都谈通了，只有一个人不肯点头，理由是：“刘永江一贯只专不红。这样的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凭什么把他的家属弄到城里来？！”

事情就这样吹了。刘永江没有去领会这件事的含义，从而放过了生活向他发出的这个信号。

那人并不是出于什么堂而皇之的信念反对刘永江的，他曾三次托人找刘永江给他车制三个玻璃瓶水杯的盖子，刘永江没有从命，如此而已。

哦，一边是三个茶杯盖，另一边是一家人的命运——生活中竟会有这样的等式。

潜在的危机，已经露出它狰狞的头部。

雄 心 勃 勃

为了离家近些，便于照料妻儿和年迈的双亲，1975年刘永江到宜宾县化工厂工作。

一天夜晚收车回来，他见厂区一片慌乱。一辆救护车停在车间门前。刘永江赶忙跑进车间，只见硝烟弥漫，对面墙壁和屋顶已掀去了半边。

几十个工人吊唁似地站在机器残骸旁，一个老工人喃喃地说：“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啦。还好，这回没死人……”

看着工人们的满脸愁云，刘永江的心沉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出车第一个月的全部补助津贴买了慰问品，到素不相识的受伤工人家去探望。一个人手炸掉了。还有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失去一只眼睛。原来是这样：一个小炮仗大的雷管在压药时一炸，就能引爆几十个、几百个雷管。这种“殉爆”现象在工厂频繁发生。有一次一个月就炸了十一次。去年炸死三个人，有门路的都在琢磨着调走。工厂光为修房子就背了十几万元的债了。

并没有人用期望的眼光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的高个子驾驶员，盼望他来为改变现状做些什么。可刘永江却禁不住想：“就不能让它们不爆炸吗？”

从此以后，刘永江就用卸车的间歇到车间去察看了。他边看边问生产工人，逐渐弄懂了爆炸的原因：工人完全用手工往料斗倒药，然后用手扳压力机压药。每一根雷管都要压三次，每次用力不匀或动作过急都会引起爆炸。还有几十米长的生产线，各工序之间全靠手工传递，也有爆炸的危险。

生产线每班二三十名工人，只能生产两万发雷管，效率太低了，质量也不好，老是有外壳鼓肚子、起皱的。

“搞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就好了，”他暗暗想。谁来做呢？凭过去二十多年的革新和创造经验，“我能行！”

他觉得热血在撞击胸膛了。

在这家专门生产工程用雷管的小厂里，他的工作恐怕是与

火工生产距离最远的工种了。一个人伺弄一辆山城牌卡车，每天五点起床到几十里外的核桃坝拉三车煤，回来还要到河滩拉十多车砂石，晚上八九点才能收车（后来接替他工作的司机，每天只拉一次煤，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就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何况汽车的保养、修理也全是他的活儿呢！

最初的设计构思阶段就是漫长而艰巨的。给孩子买课本的钱用来买技术书了，睡眠也俭省到每天四小时……

尽管设计是悄悄进行的，还是被工厂支部书记李吉成发觉了。这个瘦削精干的老头儿，成了刘永江的第一个知音。他一进厂，就决心改变这里生产低、质量差和事故频繁的状况了。他知道刘永江正在设计的雷管生产自动线，国内没有，在世界火工工业上也是个空白。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人敢于攀登这样的高峰！几年以后，当刘永江已接近成功的峰巅时，工厂里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还当作笑柄。李吉成却在当时就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因为他从那车库中通夜不熄的灯光、从刘永江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一麻袋图纸里，他看出这是一个不凡的人，相信他会成功。

1976年10月，他终于完成了雷管生产主要过程十二个自动工位的设计构想。摆在面前的新课题是：用一种什么形式把这些工位——或者说机器组装成一个整体呢？

怪影憧憧

刘永江是过分热衷于排除雷管给他人带来的危险了，竟未察觉他无意中在自己脚下埋进了地雷。他无意中、甚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怠慢了个别人，怎么就会在他们心中埋下怨恨的

种子呢？

那天财会股副股长曹炳香搭他的车走亲戚，他没有送她到目的地，确实是担心缺油，车回不了厂。他在约定地点等曹会计回厂，等了半小时她还未来，对面跑来二十多人要强行搭车。他的车已经装载了四吨煤，他怕出事，只好把车挂上挡，冲出了人群。曹会计难道没听说那些年有很多司机因为拒绝强行搭车而挨打吗？然而她还是要在心里狠狠记上一笔账。

因为头夜下了雨，那天刘永江的车一出厂就必须开低挡驶过又陡又窄的黄泥路下坡，因而噪音很大，打雷都听不见，能听见洪副书记在车子后面又赶又喊吗？这就又得罪了一位领导人，而副书记又是曹副股长的丈夫。

这就会造成一种联想：“哦，你刘永江分明是不把我们夫妇放在眼里呀，你是仗势欺人哪！”仗谁的势呢？李吉成叹。这就使怨懑翻了一番。

至于人事股长佐自成，他当然有更多的理由怨恨刘永江。佐股长要学开车，再三要他给车。这是严重违章的事呀，压死了人谁负责？股长学习心切，遭到几次拒绝之后还不死心，又多次强行开车。这可怎么办！刘永江不报告李书记怎么行？可是他一报告，书记一批评，自然就恨上加恨了。

他只能叹息。当司机这么多年，他拒绝过多少人搭车或开他的车！怎么只得罪了这三位呢？无非因为他们大小是个“官”嘛。不然，曹副股长那天就不会狠叨叨地说“看今后谁找谁的时候多”了。

搞报复的时候，办公效率是很高的。刘永江的妻子李天蓉在屏山县象棋厂的时候是四级机修工。宜宾县化工厂的机修车间是她建立起来的；车工是她，钳工、焊工也是她。但是她现在

却只能拿小工的工资了。去问吧，人家说得有原单位的证明。好，证明信来了：“李天蓉同志原在我厂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担任四级机修工。”三位领导又说：“证明信来迟了，不能算数。”劳动局和工业局干涉，厂子里可以不听。后来郭厂长同意发技工工资了，三个月以后又被曹会计强行扣回已领的工资！

再看佐股长介绍来的那个十几岁的农民：厂里并不需要木工，他却可以学木工；他明明是学徒，却给他定了个五级技工，还拿六级技工的工资！

刘永江夫妇都工作，可是有一个月他们全家竟没有一元钱伙食费！那是刘永江父亲去世，向厂子借了一百元钱办丧。别人家有红白喜事，厂子都给一两回补助。刘永江非但得不到一分钱补助，曹会计还逼他非一次还清债款不可，要求分两个月还清都不行。

刘永江都忍了。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想不到，这一切还会自行升级。

机遇偏爱有志人

幸而刘永江也享有一种特权，那是创造者得天独厚的优惠：他干脆没有多余的时间和感情用到怨天尤人上去。这，大约也是人类在最黑暗的时代也能有所前进的原因之一吧。

刘永江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那条自动线。如今，十二个工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构成一个圆盘型了。这样占地面积小，所需的高造价工房比起国内最先进的油压机生产线还节省五分之四，工人远距离安全操作也有保证了。可那个十二对伞齿轮组成的三层圆盘，在转换时怎么精确到位呢？

一连三个月，画出了上千张草图，都失败了。设计，好象突然进了死巷。不巧家中的三娃又病了。刘永江只好放下纸笔，抱上娃儿去看病。

他拿着处方来到取药处，目光一下落在装药的圆盘上。圆盘在飞旋，各式药瓶变成了浅棕色的雷管，三层药盘正是自动装药机的支撑盘和模具盘，而那只推药盘的手……

“自动操纵杆！操纵杆！”刘永江欣喜地大叫起来。女司药递过的药他没有拿，却兴奋地抓住了她的手。

他象发了疯似地嬉笑着，抱着病娃跑回家中。进了家，妻子才发现急需注射的青霉素还没有开封。当她回身想责怪粗心的父亲时，刘永江早已不见踪影了……

1977年刘永江结识了五机部第六设计院的一位副所长、工程师朱玉琪。刘永江的才能和热情，使朱玉琪感到惊奇。他手上没有草图或草稿，向朱玉琪介绍他的装药机设计方案，竟能一口气讲三个晚上！当老朱向他索取主要零部件机械图时，他又连续三个晚上不睡觉，第四天早上交出四张图纸。

从这时起，朱玉琪就成了刘永江的忠实伙伴，为他苦难的创造历程铺路搭桥，替他上下求援、四方呼号，在危难时刻给他鼓劲出力。

经朱玉琪的推荐和组织，在刘永江完成装药机全部图纸后不过三个月，就由技术部门对他的方案进行了两次技术审定。不出四个月，四川省化工局就决定拨款两万元和钢材四吨，进行样机试制。1978年10月，五机部在京组织专家又一次审定这个方案，结论是：这是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填补世界空白的先进方案。该部正式确定由部属泸州化工厂承担样机的试制任务。

祸福同降

1978年对于刘永江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他生涯中绵绵不断的两条主线，这一年里同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年十月，在二十八年劳动生活中他付出心血最多、寄与希望最大也是价值最高的一次创造——转盘式雷管自动装药机终告完成，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出生证——五机部肯定这项设计，并批准试制。

然而几乎同时，刘永江妻子儿女五口人，却丧失了他们借以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粮食供应。

妻子是农村户口，刘永江常年为自己不能分担家务，为妻子独力负起重担——既要工作又要领粮和种自留地而揪心。他心疼妻子，每个孩子又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儿。他觉得自己欠了他们很多债，他必须补偿。他不敢抱非分之想——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入城内；他只不过把他们从较远的第五生产队迁到离城较近的第一生产队，还都属于同一个大队。事先征得公社、大队和两个生产队的同意，从那边迁出了户口，但到落户口的时候出了麻烦：粮管所里一个人，硬是不许落，谁来说情也不行。再迁回五队，也办不到了。于是五口人从此便吊到了半空。

粮管所里那个人，就是化工厂人秘股长佐自成的“关系户”。三年了，佐股长还没有忘记刘永江的一箭之仇——不许他开车和向书记告他。但佐某人此举的意义，却远超出报私仇的范围。他立了非同小可的一功，替刘永江的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对手最终毁灭刘永江和他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持久的良机。

对于刘永江，这堪称致命的一击。因为当时宜宾县黑市粮价每斤八角以上。仅仅为五口“黑人”购回足以糊口的粮食，就

必须用去他和爱人的全部工资。

第 二 章

逼他回头，他倒创出个奇迹

一项世界先进水平的机械设计完成了，并得到中央一级政府部门的承认，它的设计者的生活却坠落到全县居民的最低水平。刘永江每见心爱的孩子们不得不靠红薯稀饭度日，便心痛欲裂。这完全是一家之主他本人造成的！他是罪人！

刘永江急不可待地四处奔走，要求还给他一家五口人吃饭的权利。好心人也帮忙疏通过，却硬是过不了粮站小小管理员赵明松那一关。县委书记温巨成允诺他：“只要机器试制成功，你老婆孩子的‘农转非’不成问题！”

作为设计者，刘永江已完成了他的任务；机器试制是别人的事。况且，放弃开车的工作，就失去了到农村买价格稍低的粮食的机会，每天一元二角钱的出车补助也没了。总之，去泸州，就等于失去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收入。但刘永江还是去了。他知道全家人会更苦，但是将来能使子女们有一个城市户口，作父亲的也算对得起他们了。他不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会食言。

到泸州一看，困难比他预想的要多：很多材料材质不合规格；合乎要求的，有时又不够裁制；两个大部件，泸州根本造不了；人手也紧得很。

然而泸州化工厂的气氛不同。厂里上下都关注这套样机试制的进展，动员起全厂的技术力量。由于朱玉琪在成都四处奔走，兄弟厂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刘永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有时通宵达旦。既指挥制造，又跑外加工，高难度的车、钳工活儿自己动手干，有时还自己去开车。他觉得出来，有很多人用赞赏和敬佩的眼光注视着他。

这时，宜宾县化工厂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对于刘永江和他的事业说来，意义不下于一起政变。

副书记张伯光接替了李吉成。张调进化工厂时，厂部曾让刘永江腾出他设在车库的试验场地，他没有立即从命，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张伯光在化肥厂当车间主任的时候，就以唯我独尊和专横独断著称，对触犯他的意志与尊严的事有很强的记忆力。加之，在他左右，那几位副厂长和正副股长向他描绘的刘永江肖像——目无领导，骄傲自大，自行其是，本已引起他的反感。刘永江正在从事的试制工作一旦成功，对他的权威就会是一个威胁了。

这时，厂里要选举人民代表了。开会讨论代表候选人时，张伯光指名技术员周开俊，群众则推举刘永江。张书记按捺不住了，索性公布了刘永江的几条劣行：欠公款太多，还有骄傲自满什么的。工厂选举那天，张书记又大步上台，再三重复着他代表党指定的候选人周开俊的名字，然后规定：一不许做小动作，二不许交头接耳，三不许擅自离开会场。如果到了十二点票还没唱完，就让炊事员把饭送到会场来。

谁料得到呢？唱票才唱到九点半，刘永江已经独得九十六票，周开俊却只有六票，张书记那张胖胖的黑脸气得更黑了，大声宣布：“散会！”

刘永江被宜宾县人民选为县人大代表，后来又被选为人大常委；张伯光呢，提拔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周开俊当了厂长。

1980年7月，刘永江回到宜宾化工厂，请求派两至三名技

工协助他完成总装。

当时的县化工厂正在停产改建，许多工人都闲在家里。可张伯光的回答却斩钉截铁：“不行！一个也不能派！”

刘永江三次祈求，三次遭到拒绝，只好痛心地只身踏上归程。

家中已经快揭不开锅了，最小的孩子常偷偷到街上去要饭。老二和老三也被迫停学了。妻子和孩子送他上路，五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怨恨，却充满了期望。踏上长途汽车，刘永江咬紧牙关暗下决心：“一个人，也要把样机装出来。不然，对得起谁啊！”

可是，装一台样机，谈何容易？几十个复杂的机械结构，上万个零件，大的有一吨多重，要用行车吊装；小的不足一两，得象修手表一样精心。而一双眼睛要观测十一个工位的动作协调，还要指挥空中行车和地面操作……纵使一个技艺极高的人，做到这一切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更可怕的是那样一种感觉：明明你干一桩于国于民有利的大好事，明明你做的事最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实现四化做贡献的号召，可是你所在单位的那个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竟然在关键时候撒手不管，阴笑着等待你的失败。

当样机总装明显地由于缺少帮手而出现各种重大挫折乃至险情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重压就达到令人心痛欲裂的程度了。一次，刘永江正指挥行车徐徐吊下上顶盘，突然发现下支撑盘还需清洗。他刚刚清洗完毕，忽听周围工人们齐声惊呼，急忙钻出来，一吨重的顶盘砰然落地，把眼前三厘米厚的钢板砸成两段！

仅差半秒钟，就会轧成肉泥！望着围拢过来的泸州化工厂的工人们，刘永江一下子哭起来……

刘永江吃在工作台旁，睡在零件堆里，腿上长了个碗大的